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精品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吴趼人 著



长松出版社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清 吴趼人 著

长征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楔子····· (1)
-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····· (3)
-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····· (9)
-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····· (14)
- 第 五 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····· (18)
-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····· (23)
-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佞大遭殃····· (27)
-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····· (32)
-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····· (36)
-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····· (40)
-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····· (45)
-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····· (49)
-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····· (54)
-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····· (58)
-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····· (63)
-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····· (67)
-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····· (72)
-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····· (77)
-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····· (82)
-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····· (86)
-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····· (91)
-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····· (95)
- 第 二 十 三 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挑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····· (101)
- 第 二 十 四 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····· (106)
- 第 二 十 五 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····· (111)

-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(117)
-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(122)
-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(127)
-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(132)
-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(138)
-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(143)
-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(149)
-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(154)
- 第三十四回 蓬华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(159)
-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(165)
-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譖 破奸谋妇弃夫逃 (170)
-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(176)
-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(181)
-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(187)
-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(193)
-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(198)
-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人文闹童生射猎 (204)
-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闹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(209)
-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(215)
-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(220)
-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(226)
-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(231)
- 第四十八回 内外史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(236)
-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摘词藻嫖界有机关 (241)
-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(247)
-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(252)
-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(258)
-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(263)
-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(269)
-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(274)
-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(279)

-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(285)
-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(290)
-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(295)
-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(300)
-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(306)
-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(311)
-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藏获托空谈 (317)
-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(322)
-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(327)
-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(333)
-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(339)
-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鬯威打破小子头 (344)
-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(350)
-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(356)
-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(362)
-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(368)
-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(373)
-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(379)
-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(385)
-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(391)
-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(397)
-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(402)
-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(408)
-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(414)
-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(419)
-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(424)
-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竟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(430)
-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丫环充小姐 弄巧成拙岭牯属他人 (435)
-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(441)
-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(447)
-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(453)

-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(459)
-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(466)
-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(472)
-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(478)
-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(484)
-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(490)
- 第九十四回 困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(496)
-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(502)
-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(508)
-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(514)
-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(520)
-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(526)
-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(532)
-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(538)
-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(544)
-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(550)
-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(555)
-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(562)
-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(568)
- 第一百七回 觑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(574)
-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... (580)

第一回 楔子

上海地方，为商贾麇集之区，中外杂处，人烟稠密，轮船往来，百货输转。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，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，一时买棹而来，环聚于四马路一带，高张艳帜，炫异争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，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

唉！繁华到极，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口便讲应酬，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，这“应酬”两个字，本来是免不了的；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，与平常的应酬不同。所讲的不是嫖经，便是赌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休，车水马龙，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，虽是空着心儿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，去逐队嬉游，好象除了征逐之外，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“空心大老官”，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，一切希奇古怪，梦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现——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，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藪。

这些闲话，也不必提，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。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，亦不详其姓名。到了上海，居住了十余年。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，逐队嬉游。过了十余年之后，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，阅历也多了；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，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，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。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，嬉游不是正事业，一朝改了前非，回避从前那些交游，惟恐不迭，一心要离了上海，别寻安身之处。只是一时没有机会，只得闭门韬晦，自家起了一个别号，叫做“死里逃生”，以志自家的悼痛。

一日，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，想往外散步消遣，又恐怕在热闹地方，遇见那征逐朋友。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，倒还清净些。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，游玩一番，然后出城。正走到瓮城时，忽见一个汉子，衣衫

褴褛，气宇轩昂，站在那里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，册子上插着一枝标，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。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，却是不发一言。死里逃生分开众人，走上一步，向汉子问道：“这本书是卖的么？可容借我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要卖也可以，要不卖也可以。”死里逃生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汉子道：“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！”死里逃生道：“不卖呢？”那汉子道：“遇了知音的，就一文不要，双手奉送与他！”死里逃生听了，觉得诧异，说道：“究竟是甚么书，可容一看？”那汉子道：“这书比那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阴鹭文》《观音菩萨救苦经》，还好得多呢！”说着，递书过来。

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，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，上面写着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。翻开第一页看时，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，篇首署着“九死一生笔记”六个字。不觉心中动了一动，想道：“我的别号，已是过于奇怪，不过有所感触，借此自表；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，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。”想罢，看了几条，又胡乱翻过两页，不觉心中有所感动，颜色变了一变。那汉子看见，便拱手道：“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，一定是个知音。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。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，临时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，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，付托与他，请他传扬出去。我看先生看了两页，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，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。我就把这本书奉送，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，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！”说罢，深深一揖，扬长而去。一时围看的人，都一哄而散了。

死里逃生深为诧异，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，回到家中，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。只见里面所叙的事，千奇百怪，看得又惊又怕。看得他身上冷一阵，热一阵。冷时便浑身发抖，热时便汗流浹背；不住的面红耳赤，意往神驰，身上不知怎样才好。掩了册子，慢慢的想其中滋味。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，据此看来，竟是天地虽宽，几无容足之地了。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，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；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，同他做个朋友，朝夕谈谈，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。思前想后，不觉又感触起来，不知此茫茫大地，何处方可容身，一阵的心如死灰，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。只是这本册子，受了那汉子之托，要代他传播，当要想个法子，不负所托才好。纵使我自己办不到，也要转托别人，方是个道理。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，是没有可靠的了；自家要代他付印，却又无力。想来想去，忽然想着横滨《新小说》，销行极广，何不将这本册

子寄到新小说社，请他另辟一门，附刊上去，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？想定了主意，就将这册子的记载，改做了小说体裁，割作若干回，加了些评语，写一封信，另外将册子封好，写着“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”。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，买了邮税票粘上，交代明白，翻身就走。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，绝无人烟之地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去了。

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

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，展开看了一遍，不忍埋没了他，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。阅者须知，自此以后之文，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。

我是好好的一个人，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、大险阻，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，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，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？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，回头想来，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：第一种是蛇虫鼠蚁；第二种是豺狼虎豹；第三种是魑魅魍魉。二十年之久，在此中过来，未曾被第一种所蚀，未曾被第二种所啖，未曾被第三种所攫，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，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？所以我这个名字，也是我自家的纪念。

记得我十五岁那年，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，说是身上有病，叫我到杭州去。我母亲见我年纪小，不肯放心叫我出门。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。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，我就在我母亲跟前，再四央求，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。我母亲也是记挂着，然而究竟放心不下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尤，表字云岫，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，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，想着托他伴我出门，一定是千稳万当。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，请他到家，当面商量。承他盛情，一口应允了。收拾好行李，别过了母亲，上了轮船，先到上海。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，就趁了航船，足足走了三天，方到杭州。

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。一场痛苦，自不必言。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，姓张，表字鼎臣，他待我哭过一场，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，问我道：“你父亲已是没了，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？”我说：“世伯，我是小孩子，没有主意的，况且遭了这场大事，方寸已乱了，如何还有主意呢？”张道：“同你来的那位尤公，是世好么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我父亲同他是相好。”张道：“如今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件后事，我一个人担负不起，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。你年纪又轻，那姓尤的，我恐怕他靠不住。”我说：“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？”张道：“我虽不懂得风鉴，却是阅历多了，有点看得出来。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？”我说：“有一位家伯，他在南京候补，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。”张摇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你父亲在时最怕他，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。虽是你们骨肉至亲，我却不敢与他共事。”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，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，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，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；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，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，反靠外人之理？想罢，便道：“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。”张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照办就是了。然而有一句话，不能不对你说明白：你父亲临终时，交代我说，如果你赶不来，抑或你母亲不放心，不叫你来，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，搬他回去；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。”我说：“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，故未说起，也未可知。”张叹了一口气，便起身出来了。

到了晚间，我在灵床旁边守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尤云岫走来，悄悄问道：“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？”我说：“并未说甚么。他问我讨主意，我说没有主意。”尤顿足道：“你叫他同我商量呀！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，你父亲没了，又没有见着面，说着一句半句话儿，知道他靠得住不呢！好歹我来监督着他。以后他再问你，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。”说着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大殓过后，我在父亲房内，找出一个小小皮箱。打开看时，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，想来这是自家零用，不在店帐内的。母亲在家寒苦，何不先将这笔钱，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！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，在处都是要用钱的。想罢，便出来与云岫商量。云岫道：“正该如此。这里信局不便，你交给我，等我同你带到上海，托人带回去罢，上海来往人多呢！”我问道：“应该寄多少呢？”尤道：“自然是愈多愈好呀。”我入房点了一点，统共一百三十二元，便拿出来交给他。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，与我寄银子

去了。可是这一去，他便在上海耽搁住，再也不回杭州。

又过了十多天，我的伯父来了，哭了一场。我上前见过。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，取出烟具吸鸦片烟。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：“你父亲是没了，这一家店，想来也不能再开了。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，连收回各种帐目，除去此次开销，大约还有万金之谱。可要告诉你伯父吗？”我说：“自然要告诉的，难道好瞒伯父吗？”张又叹口气，走了出来，同我伯父说些闲话。

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，就同那刻字人说话。我伯父看见了，便立起来问道：“这讣帖底稿，是哪个起的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就是侄儿起的。”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，对着张鼎臣说道：“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。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，期、功、总麻，一点也没有弄错。”鼎臣看着我，笑了一笑，并不回言。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：“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，自然应该作‘享寿四十五岁’，为甚你却写做‘春秋四十五岁’呢？”我说道：“四十五岁，只怕不便写作‘享寿’。有人用的是‘享年’两个字。侄儿想去，年是说不着享的；若说那‘得年’、‘存年’，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。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，多有用‘春秋’两个字的，所以借来用用，倒觉得笼统些，又大方。”伯父回过脸来，对鼎臣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难得他这等留心呢。”说着，又躺下去吃烟。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。我伯父把烟枪一丢，说道：“着，着！盘出些现银来，交给我代他带回去，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。”商量停当，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，就有人来问。一面张罗开吊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事情都停妥了，便扶了灵柩，先到上海。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，未曾结算清楚，还留在杭州，约定在上海等他。我们到了上海，住在长发栈。寻着了云岫。等了几天，鼎臣来了，把帐目、银钱都交代出来。总共有八千两银子，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。我一总接过来，交与伯父。伯父收过了，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。过了两天，鼎臣去了。临去时，执着我的手，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识礼，一切事情，不可轻易信人。我唯唯的应了。此时我急着要回去。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，今天有人请吃酒，明天有人请看戏。连云岫也同在一处，足足耽搁了四个月。到了年底，方才扶着灵柩，趁了轮船回家乡去，即时择日安葬。过了残冬，新年初四五日，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。

我母子二人，在家中过了半年。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，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，我一向未知。到了此时，我母亲方才告诉我，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，写了好几封信，却只没有回音。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，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。此事怪我不好，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，如今过了半年，方才说起，大是误事。急急走去寻着云岫，问他缘故。他涨红了脸说道：“那时我一到上海，就交给信局寄来的，不信，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。”说罢，就在帐箱里、护书里乱翻一阵，却翻不出来。又对我说道：“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？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，忘记了罢。”我道：“家母年纪又不很大，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。”云岫道：“那么我不晓得了。这件事幸而碰到我，如果碰到别人，还要骂你撒赖呢！”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，不便多说，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，把这事搁起。我母亲道：“别的事情且不必说，只是此刻没有钱用。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，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，屡次写信去取利钱，却连回信也没有。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，今年又长了一岁了，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，取了存折，支了利钱寄回来。你在外面，也觑个机会，谋个事，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。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，便凑了些盘缠，附了轮船，先到了上海。入栈歇了一天，拟坐了长江轮船，往南京去。这个轮船，叫做元和。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，次日到了江阴，夜来又过了镇江。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，看的倦了，在镇江开行之后，我见天阴月黑，没有什么好看，便回到房里去睡觉。睡到半夜时，忽然隔壁房内，人声鼎沸起来，把我闹醒了。急忙出来看时，只见围了一大堆人，在那里吵。内中有一个广东人，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。我便走上前一步，请问甚事。他说这房里的搭客，偷了他的东西。我看那房里时，却有三副铺盖。我又问：“是哪一个偷东西呢？”广东人指着一个道：“就是他！”我看那人时，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，铁线纱夹马褂；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，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，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。我心中暗想，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，莫非错疑了人么？

心中正这么想着，一时船上买办来了，帐房的人也到了。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：“捉贼捉赃呀，你捉着赃没有呢？”那广东人道：“赃是没有，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；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，他也是个贼伙，我只问他要东西。”买办道：“这又奇了，有甚么凭据呢？”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，

在那里”王八崽子”的乱骂。我细看他的行李，除了衣箱之外，还有一个大帽盒，都粘着”江苏即补县正堂”的封条；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，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。还有两个人，都穿的是蓝布长衫，象是个底下人光景。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，如何会做贼呢？这广东人太胡闹了。

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不说明白，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；且等我说出来，大众听听呀。我父子两人同来。我住的房舱，是在外面，房门口对着江面的。我们已经睡了，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。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，两件熟罗长衫没了；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，也不见了；衣箱的锁，也几乎撬开了。我便追出来，转个弯要进里面，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——”买办抢着说道：“当路站着，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？”广东人道：“他不做贼，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。”买办道：“晚上睡不着，出去望望也是常事。怎么便说他望风？”广东人冷笑道：“出去望望，我也知道是常事；但是今夜天阴月黑，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。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？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？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？”

我听到这里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，他若做了侦探，一定是好的。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：“说着了你没有？好了，还我东西便罢。不然，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。”那人怒道：“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，到南京见制台的，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，你敢乱动么！”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：“得罪了客人，是我的事，与你无干。”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：“你让我搜么？”那人大怒，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：“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，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！”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，那里推得他动，却被他又走上一步，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。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。此时看的人，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，万一搜不出赃证来，他是个官，不知要怎么办呢！只见那广东人，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，拉出一个网篮来，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，八九枝铜水烟筒。众人一见，一齐乱嚷起来。这个说：“那一枝烟筒是我的。”那个说：“那根烟枪是我的。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。”又有一个说道：“那一双新鞋是我的。”一霎时都认了去。细看时，我所用的一枝烟筒，也在里面，也不曾留心，不知几时偷去了。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，一言不发。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，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。要了他的钥匙，开他的衣箱检搜。只见里面单的夹的，男女衣服

不少；还有两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这是上海馆人用的东西，一定是赃物无疑。

搜了半天，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。广东人便喝着问道：“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？”那人到了此时，真是无可奈何，便说道：“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。”广东人伸出手来，很很的打了他一个巴掌道：“我只问你要！”那人没法，便道：“你要东西跟我来。”此时，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。众人就跟着他去。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，在一个床铺旁边，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。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，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，都是听不懂的。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：“你的东西在舱面呢，我带你去取罢。”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。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。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，站定说道：“东西在这个里面。”广东人揭开一看，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，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。到了此时，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，机警非常。自回房去睡觉。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，却是异想天开，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。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，就遇了这等事，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，倒要留心呢。一面想着，不觉睡去。到了明日，船到南京，我便上岸去，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，我也不及去打听了。

上得岸时，便去访寻我伯父；寻到公馆，说是出差去了。我要把行李拿进去，门上的底下人不肯，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。说着，里面去了。半晌出来说道：“太太说：侄少爷来到，本该要好好的招呼；因为老爷今日出门，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，约两三天才得回来，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，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，等老爷回来时，再请少爷来罢。”我听了一番话，不觉呆了半天。没奈何，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，等我伯父回来再说。只这一等，有分教：

家庭违骨肉，车笠遇天涯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记。

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

却说搬到客棧里住了两天，然后到伯父公館里去打听，说还没有回来。我只得耐心再等。一连打听了几次，却只不见回来。我要请见伯母，他又不肯见，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，带来的盘缠，本来没有多少，此时看看要用完了，心焦的了不得。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，失望回来，在路上走，一面盘算着：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，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，就是客棧的房饭钱，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！正在那里纳闷，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。我不觉纳罕道：“我初到此地，并不曾认得一个人，这是那一个呢？”抬头看时，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，只想不出他的姓名，不觉呆了一呆。那人道：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？连我都不认得了么？你读的书怎样了？”我听了这几句话，方才猛然想起，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，姓吴，名景曾，表字继之。他比我长了十年，我同他同窗的时候，我只有八九岁，他是个大学生，同了四五年窗，一向读书，多承他提点我。前几年他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掣签掣了江宁。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此时见了他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。上前见个礼，便要拉他到客棧里去。继之道：“我的公館就在前面，到我那里去罢。”说着，拉了我同去。

果然不过一箭之地，就到了他的公館。于是同到书房坐下。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，一一的告诉了他。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，伯母不肯见我，所以住在客棧的话，继之愕然道：“哪一位是你令伯？是甚么班呢？”我告诉了他官名，道：“是个同知班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他！他的号是叫子仁的，是么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继之道：“我也有点认得他，同过两回席。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，却不知道就是令伯。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，然而我好象听见说是回来了呀。还有一层，你的令伯母，为甚又不见你呢？”我说：“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，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，也未可知。”继之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们自己一家人，为甚没有见过？”我道：“家伯是在

北京长大的，在北京成的家。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，却都没有带家眷。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，所以没有见过。”继之道：“哦，是了。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，他的家乡话却说得象的很呢，这也难怪。然而你年纪太轻，一个人住在客栈里，不是个事，搬到我这里来罢。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，不要客气，我也不许你客气。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，搬行李去。”

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，听了这话，自是欢喜。谦让了两句，便将钥匙递给他。继之道：“有欠过房饭钱么？”我说：“栈里是五天一算的，上前天才算结了，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。”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，叫他去搬行李，给了一元洋银，叫他算还三天的钱，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，那家人去了。我一想，既然住在此处，总要见过他的内眷，方得便当。一想罢，便道：“承大哥过爱，下榻在此，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。”继之也不客气，就领了我到上房去，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。继之告诉了来历。这李氏人甚和蔼，一见了我便道：“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，须知住在这里，便是一家人，早晚要茶要水，只管叫人，不要客气。”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，只答了两半“是”字。坐了一会，仍到书房里去。家人已取了行李来，继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，开了被褥。又问了些家乡近事。从这天起，我就住在继之的公馆里，有说有笑，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况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继之一早就上衙门去。到了向午时候，方才回来一同吃饭。饭罢，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。继之道：“你且慢忙着，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。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，因在官厅上面，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，谈了半天，就忘记了。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就止住了，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。继之道：“说来话长呢。你先要懂得‘野鸡’两个字，才可以讲得。”我道：“就因为不懂，才请教呀。”继之道：“有一种流娼，上海人叫做野鸡。”我诧异道：“这么说，是流娼做了道台了？”继之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你听我说：有一个绍兴人，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，总而言之，是一个绍兴的‘土老儿’就是。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，到上海去谋事。恰好他有个亲眷，在上海南市那边，开了个大钱庄，看见他老实，就用了他做个跑街——”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，先要问明。继之道：“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。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，送送单子，也是他的事。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，倒还安分。一天不知

听了甚么人说起‘打野鸡’的好处，——”我听了，又不明白道：“甚么打野鸡？可是打那流娼么？”继之道：“去嫖流娼，就叫打野鸡。这土老儿听得心动，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，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，叫做甚么会香里，在一家门首，看见一个‘黄鱼’。”我听了，又是一呆道：“甚么叫做黄鱼？”继之道：“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，这里南京人，叫大脚妓女做黄鱼。”我笑道：“又是野鸡，又是黄鱼，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。”

继之说：“你且慢说笑着，还有好笑的呢。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，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。问起名字，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，说的一口北京话。这土老儿化了几块洋钱，就住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晨要走，桂花送到门口，叫他晚上来。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，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。谁知他土头土脑的，信是一句实话，到了晚上，果然走去，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桂花又随口说道：‘明天来。’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，又装了一个‘干湿’。”我正在听得高兴，忽然听见“装干湿”三个字，又是不懂。继之道：“化一块洋钱去坐坐，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，一碟子瓜子来敬客，这就叫做装干湿。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，又要走了，桂花又约他明天来。他到了明天，果然又去了。桂花留他住下，他就化了两块洋钱，又住了一夜。”

到天明起来，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。他连说：‘有有有，可是要过两三天呢。’过了三天，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。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，他也不隐瞒，一一的照直说了。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，他说：‘六块洋钱。’桂花道：‘这么说，我的一个戒指，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！’他说：‘不要紧，我同帐房先生商量，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。’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，他说：‘说不定的，生意好的年分，可以分六七十元；生意不好，也有二三十元。’桂花沉吟了半晌道：‘这么说，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帐？’他说：‘做生意人，不过如此。’桂花道：‘你为甚么不做官呢？’土老儿笑道：‘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。我们乡下人，哪里有那种好运气！’桂花道：‘你有老婆没有？’土老儿叹道：‘老婆是有一个的，可惜我的命硬，前两年把他克死了。又没有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怜！’桂花道：‘真的么？’土老儿道：‘自然是真的，我骗你作甚！’桂花道：‘我劝你还是去做官。’土老儿道：‘我只望东家加我点工钱，已经是大气运了，哪里还敢望做官！况且做官是要拿钱去捐的，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，还要好几百